

新文学文丛·第二辑
XINWENXUEWENCONG·DI'ERJI
胡锋 主编

杜景乐◎著

天命

大众文艺出版社

天命

杜景乐◎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命/杜景乐著. -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4

(新文学文丛.第2辑/胡锋主编)

ISBN 978-7-80240-355-0

I. 天… II. 杜…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8003 号

书 名	新文学文丛·第二辑
主 编	胡 锋
责任编辑	言 泊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安次区码头镇长岭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0
字 数	2510 千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0 元(全 11 册)

谨以此书献给为了生命的人们，没有谁比你们给予生命的更多，也没有谁像你们那样无条件支撑和爱护着生命。

你们让生命充满乐趣

你们使生命富有意义

我深深地爱着你们

因为生命在你们那里更加灿烂！

内 容 提 要

小说主人公一波三折的看病史，道出了农村看病难，住院难的困惑：“攒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看病住院费上涨的速度。”以及患者心声：“农民干半辈子，也住不起医院！”本书借西部地区方塘县人民医院看病住院难的故事，写出当时农村广大人民群众面临的普遍困惑。不仅仅是来自看病难、住院难的物质压力，更多的是精神、婚姻、情感上的压力。同时还呼应了广大知识分子情感上的苦闷焦灼，夫妻情、母女情、姐妹情、恋人情、婚外情都得到了透彻的展现以及人性化的诠释。小说语言轻松流畅，妙趣横生，故事耐人寻味，而且更多的是它隐藏在白色幽默中的让人备感沉重的深刻内蕴。

三十多年中，好多好多的事却在我的脑海里渐渐地荒芜了。可有的事情他像在我头脑里划了一道深深的伤痕一样永远也消失不了，我常常追忆着老百姓的辛酸泪，食不甘味，夜不酣寝……



这是我很久想写而未写现已写成的现实故事。

2000年前后，西北地区平调县县委书记李乾坤从方塘县调到平调县后，他总是闷闷不乐，脸上总是显出愁苦、忧伤、心惊、内疚、焦虑的神态。

时间如梭，匆匆忙忙已是李乾坤书记在平调县上任了5个月。恰恰就是5个月的第一天，也就是李乾坤书记调查卫峰乡工作情况的第二天，他跟着县委办公室王秘书和司机小刘正好路过全县风景最好，最幽静的崑山山腰，“咔嚓”一声，车停下来了，他头向远处望了望，漫不经心地走出来，静了静神，把四周环顾了一下，那三面环山，山峰连绵不断，山势奇绝，姿态各异，虽不像泰山那样雄伟，华山那样险峻，可正当旭日

东升，青山周围云雾缭绕。他们站在山顶，登高望远，如同进入仙境。不一会儿，他时而高兴的脸上立即昏暗无光，他呆呆地站在那里仿佛一个丢失于街头的孩子。他在一瞬间突然产生了怜悯之心，他的声音是那样低沉而有力，嘴里不停地发出一阵阵悲哀和叹息。

“小王啊，你们还年轻，对现在的事是知道些，可对过去，对我个人，对整个世界，对人间，你们还没有深刻的认识。人呀，‘活到老，经不了！’这是真理呀！同时好多事外行人听到，或者书中看到，或者你个人可能经过，但你细细捉摸，看到一些表面的东西，那是太浮浅了，而真正要认识一件事情，外行人总是知其表而不知其内，只知道纵，而不知道横。只知道上不知道下。我在三十多年中，社会的经历，知识的阅历，经验智慧的不断积累，好多好多的事却在我的脑海里渐渐地荒芜了。可有的事情他像在我头脑里划了一道深深的伤痕一样永远也消失不了，我常常往往追忆着那段不平坦而又伤痛的岁月，追忆着我那不可逆转的仕途，追忆着老百姓的辛酸泪，我常常食不甘味，夜不酣寝，日无谄语，面无笑容。想着想着泪水就模糊了眼睛，可泪水擦不断呀！而我的一切是微不足道的，而他们……”不由得眼睛湿润了，他解开纽扣，把上衣脱掉往地上狠狠一摔，挺了挺肩膀，双手叉腰，他显然有一种不吐不快之感，他要把那段心中积满的愁苦、郁积、焦虑一下子倾诉出来……

那是在一个夏秋交替的季节，突然，一个满头白发，个子中等的老大伯，他喘着气，拄着拐杖蹒跚地推开了李乾坤书记的办公室，他一面哽咽着，一面双手合十，“扑通”跪在他的

面前，头不停地磕着地板，顿时脸抽搐着，表情痛苦异常，他不停地磕头，泣不成声。那抖动的嘴唇，竟一句话也吐不出来，只不过一个劲地流泪，大滴大滴的泪水落在地上。突然，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呼喊之后，便不省人事……“快快，快把老大伯扶起来！”李乾坤书记惊慌地上前扶住老大伯，立即命令通信员说：“马上叫医生过来抢救！”此时，李乾坤书记办公室乱成一团。还好，正当大家手忙脚乱时，那位老大伯苏醒过来，“老大伯，你坐到我这边来，慢慢跟我说您的事，啊，慢慢说，我们会想办法解决的。”李乾坤书记将那位老大伯扶到自己坐位旁，然后脸贴到耳边轻声说：“你快坐下，有什么事，慢慢地说。”说毕倒了一杯茶水热情地送到老大伯跟前，令他感觉透心和寒冷。当看清对方容貌时，他的心猛然一颤；又是一位坠入苦难深渊的老人，他鼻子一酸，凭着职业的敏感，他知道，这位脸上布满沧桑和迟钝的表情，满头凌乱白发的大大伯，心里一定有诉不完的冤情。

李乾坤书记上前又安慰了一下老大伯说：“老大伯，你别哭了，哭不解决任何问题，有天大的事你就给我说嘛！”

门外有几个干部听到李乾坤书记门内有哭声，也慌慌忙忙地进了门安慰起来。

那位老大伯仍哭着，但较前有所缓和，他用那像干柴一样的手颤抖着擦了一下眼泪，口里不停地发出一阵阵哽咽声。

李乾坤书记紧紧握住老大伯的手又安慰了一下说：“我们的工作肯定有不足之处，但你要说出来。官无民，何为官？不怕，你慢慢说。”

那位老大伯听到李乾坤书记和蔼的声音，他不哭了。他用

凝视的目光把李乾坤书记全身上下细细地打量了一下，又把进来的几个干部细细地从上至下看了看说：“李书记，我麻烦你了！”他又跪下不停地磕头，然后大声地哭了起来。站在一边的干部耐心地劝解着说：“老大伯，你有啥就说啥，李书记最关心群众，对群众最负责，你说说吧，别伤心了！”

那位老大伯用粗布做的手巾擦了擦眼泪，伤心地说：“李书记，你可是咱县上的一块天呀，你是我们的父母官呀！你可要替我们作主呀！”他又“扑通”跪下不断磕头：“求求你呀！李书记，救救我呀，李书记！你可要为我们作主呀！李书记，求求你呀！你可要为咱说个公道话呀……”然后又声嘶力竭地大哭了起来。

李乾坤书记脸上布满了愁云。在场的几个干部瞬间被这场面惊呆住了。李书记上前用双手拖起那位老大伯的胳膊说：“老大爷，你快说吧！再别这样了！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可不允许这样，你快说……”站在一旁的一个干部用手揉了揉湿润的眼睛说：“男儿有泪不轻弹，肯定老大爷有伤心事。”

那位老大爷又坐在原来坐的椅子上，把李乾坤书记看了一眼，用手擦拭着自己湿漉漉的眼清，使劲地抑制着自己，喉部不断地发出哽咽声，但泪水不可控制地仍一滴一滴地从脸的颊部流下来。

李书记怀着疑虑地站了起来，脸一时低沉郁闷，他长长地出了口气，又和蔼地说：“你现在说吧，把话往完里说。”顺便把一本稿纸递到旁边一个干部手里：“你给咱详细地记着。”旁边的干部点着头拿着稿纸坐在办公桌子一旁认真地写了起来。

那位老大爷又擦了一下眼泪，不由自主地又“扑通”跪下磕头说：“李书记，对不起，我们老百姓真没有办法，才找你来了，你别嫌弃，我打扰你了！”

“没有什么，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就是为老百姓办事的，你就说吧！”

王和平老汉狠狠地用手拍了一下腿又抹了一下泪水说：“我叫王和平，家住清峰乡，孙岭村。今年秋，我孩子王恩祥在给邻家烈士孙子杨百娃盖房子时，不小心被房子上的大梁压伤，右大腿骨折，邻家是个烈士家庭无依无靠了，没有办法，我连夜送到咱县医院……”

李乾坤书记立即追问道：“怎么？难道县医院不给治疗？”

王和平老汉摇了摇头：“不是不给治疗，而是把我孩子的腿给截断了！”“什么？把腿截断了！”李乾坤书记追问道。“我惟一的独生儿子呀！那是我王家的命根子！”话说到此时，他又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叫。在座的人都为腿截断之事惊疑，一时房子里除了王和平老汉哭泣外，一切都显得非常的沉默。

李乾坤书记心里早已阵阵痛楚，便非常热情地走上前去，用电壶在缸子里添了些开水，转回头走到桌子前轻轻说：“老大伯，你继续说，你肚子里有啥，你就说啥，别害怕，我会向你负责的。”

王和平老汉又看了看李乾坤书记和房屋里所有的人，带着一种信任感说：“我为孩子的病把我家惟一的财产，我那头老黄大犍牛都给卖了，花了15000多元，可给孩子的是一条断了的腿呀！”他又痛哭起来。

李乾坤书记悲愤地从旁边干部手中拿过记录，在记录的稿

纸上立即给县卫生局刘志明局长批了字：

志明同志：

王和平老汉给孩子看病一事速查处，并上报结果。

李乾坤

1999年7月15日

方塘县是改革开放后崛起的一座现代化城市。

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东风，方塘县搞城市改造工程，又是建设高速公路、开发煤矿、铁矿、建设火力发电厂，经济形势出现了高速增长的态势，经济的增长带动房地产业高歌猛进，城里的地皮价格一路飙升，不多时间，一座座高楼就拔地而起，相机而行。

在西北地区的方塘县城外呈现出现代化的高速公路，立交桥如蜘蛛网般纵横交错在县城外。城里一座座高层楼群和南北两山树影娉婷体现着大城市雄姿外，黄河母亲的腰际更是卷起条条玉带，自西向东，自南向北的街道，各种各样的车辆、杂乱的人声、刺耳的音乐、匆匆过往的人流……构成一副嘈杂低沉抑郁，纷扰喧嚣而又不失为一座繁华的县城。在一座座楼房的中心，高高耸立着几座大楼，从正街向东走去，“方塘县人民医院”的大字进入眼帘。方塘县人民医院门前，停满了各种各样的小车，患者、家属、医务人员匆匆而过，那些大声吆喝的小商小贩们也不失时机叫喊着，他们钱柜里的那些银钱也

带着患者的血泪，在这里用着偷天换日的手法，蒙骗了不知多少患者。沿医院门对面，商店里摆着那些上了天堂人用的什么棺板，什么冰棺，冰块什么的。另一旁还有和那些丧了命用的寿衣，尽管样式应有尽有，花花绿绿，但那些狡诈、狠毒的手段也显而易见，应有尽有。他们随着医院的病人多少而兴衰，随着医院的发展而发展。这一切的一切和医院的大门相对而立，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尽管外围给人衬托着浓浓的经商气氛，但给人的感觉，那就是天堂与地狱、阴间与阳间、生与死、贫与富、凄怆与欢乐……都显得清清楚楚，那么明白白。正因如此，搞文学创作的人却善于把这一切叫喜怒哀乐，酸甜苦辣，这一切的一切就是人间的悲喜剧。

这个医院编制床位 230 张，实住床位 110 张，共有职工 450 人，其中：正式人员 350 人，临时人员 100 人，正式医务人员 270 人，闲杂人员 80 人，每天每个病人平均医疗费用 283.56 元（1999 年）。然而，就这么一个县级医院，由于人浮于事，管理混乱，人心涣散，责任心不强，医疗事故不断发生。县上领导曾多次批评，患者告状信下到卫生局，上到国家有关部门，告状信满天飞。但到头来却是一件又一件地不了了之。半年中，竟发生了七次医疗事故。其中王和平老汉的儿子王恩祥就是由于医生不负责任的原因，而致使王恩祥右腿截肢。就这样一个医院，还被县上大而化之地评为“创优评差先进单位”“精神文明先进单位”、2000 年还要评为全省“二级甲等医院”，等等。医院办公室的墙上各种各样的先进牌子锦旗比比皆是，应有尽有。



一个青年手拄着拐杖，瘸着腿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医院门前走去，他就是王恩祥，二十岁，一米七以上的个头，长方形脸上显得一片灰白，从面部看去，虽然很瘦弱，眉宇之间透着灵气，整体看仍未消减他聪颖的轮廓。医院门内的大院中用花岗岩做成的长方形标语牌，上面写着：“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周围翠柏环绕、庄严肃穆、百芳吐艳、假山亭榭。

前几年，刚从西京医学院毕业的李尚德、高伟、吉兰叶、韦爱芳他们背着背包、用手拿着书本，仍像在校学生那样天真、活泼、浪漫。他们匆匆忙忙进了方塘县人民医院。这一天是1992年8月15日。他们满怀激情，精神抖擞，似乎要在这里大干一场，把他们在大学学的一切知识都发挥出来。他们见到医院的一切都很新鲜，都很好奇。他们见人都笑脸相迎，热情地打着招呼，医院的人们也用热情的眼光看着他们，相互致意。

坐着方塘县人民医院第一把交椅的院长黄春牛四十岁左右，中等个儿，胖墩墩的脸，头把颈部压得连一点缝也看不见，全身上下构成一副棱形相。他见四个学生打扮的人进来，特别显得庄重而斯文，眉头一皱说：“大概我没认错吧，你们是从大学分到咱们医院来的。好好好，给咱们又增添了新鲜血液，医院有望啊！”顺便走出了办公室在楼道上手一扬高声叫道：“王主任，快来呀！给咱分配的大学生都报到来了，快！”喊毕，又返回办公室坐在转椅上两腿往办公桌子上一搭，屁股有意转了几下，手往中华烟盒内抽了一根烟往桌面上颠了颠，烟往嘴上一放，又拿起打火机，便抽了起来。他嘴里吐了一股

烟，眼一斜，傲慢地问：“怎么样？分到咱们医院满意吧？”

李尚德他们四个人见院长是那么个样子，想笑却没笑出来，他第一个先开了腔：“有门道的都分到大城市去了。我们一没钱二没关系，也只好回来闹革命。”在座的都为回来“闹革命”吱吱吱地笑起来。

黄春牛用头点了一下，作了个手势，暗示高伟、吉兰叶、韦爱芳说：“你们三个怎么样？”

吉兰叶头向后一转，只是用手掩面笑了笑，没说话，但心从头顶凉到了脚跟。

韦爱芳丰腴白嫩的脸上显得无比温馨，她亲昵地看了看黄院长，然后，把头发用手梳理了一下，头随着梳理的头发，她把头高高一扬面向黄院长吱吱吱一笑，满脸闪耀着迷人的稚笑说：“已经来了，也只得这样了！今后还要黄院长多加照顾！”

韦爱芳那么一笑不知是一种什么魅力，可把黄春牛弄得像抽筋似的痴情地看了一下韦爱芳，脸上泛起笑容，接着头一转，眼睛立即又恢复了正常：“到了这里就成了我们的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只要能照顾，那一定尽力而为嘛。”

高伟谦虚地说：“在大学只学到书本上的东西，可实际工作还要各位老师多多帮助。”

黄春牛头往上一仰，迷视着眼，摆出一副傲慢的样子，话和烟一齐出了口“哈哈”一笑说：“好好好，先干着再说，事在人为嘛！”

随着脚步声王书祥办公室主任走进来，把李尚德、高伟、吉兰叶、韦爱芳上下打量了一下，见李尚德、高伟长得英俊潇洒；吉兰叶、韦爱芳落落大方，脸上流露出满意的笑容。

黄春牛抽了一下烟把手一挥说：“顺便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办公室王书祥主任，你们认识一下，以后具体事由他办理。王主任，近几年创伤病人多，李尚德、高伟分到骨科，把骨科加强一下。吉兰叶、韦爱芳分到妇产科，就这样办！”

王书祥这个办公室主任他是当了三届，在一段时间听人们说，他可能要提拔负责后勤的副院长，不知什么原因，届届都那么说，可就是没办成。时间长了，他也不以为然，能提你提，不能提，我当这个办公室主任接上待下，有时候比一个副院长说话做事还顶用。再说你正院长也好，副院长也好，你们心想的，你们所做的一切好事坏事我哪一个不清楚！你们对待我好了还可以，若一时翻了帽根子，那我也是翻脸不认人的，尽管黄春牛是那么说的，可他把黄春牛斜看了一眼有意见地说：“黄院长，这要上院长办公会议研究后再定，再说其他几个副院长对好多事不召开院长办公会研究，个人随意表态也意见纷纷，我看上办公会议研究比较好。”

黄春牛脸突然一变，立即站起来，又坐下，觉得王书祥在四位大学生面前提出上院长办公会议研究这几个字很不满意，心里有些很不是味道，立即又从坐着的转椅上站起来抖了抖身子，踱步道：“什么院长办公会？医院实行的是院长负责制，院长说了算，我就是院长，就按我说的办！研究，研究，都把事给研究瞎啦！”

王书祥回头一转狠狠把门一关，不高兴地走出了院长办公室。

高伟他们几个见黄春牛院长怒着脸不言不语，又显得严肃认真的样子，他们四个人也尴尬地出了院长办公室。

王书祥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也觉得不是滋味，嘴不停地唠叨着，心想：你黄春牛是个什么东西，有什么本事，还不是用钱买来的院长，你把我能怎样！然后从办公桌上拿了一张报纸便悠闲地看着。

他们几个进了王书祥办公室，见王书祥脸上阴云未消，也只好自己找座位坐下。

王书祥办公室显得十分的寂静、沉闷。

黄春牛从四位大学生走后，心里总是纳着闷儿，他心想：你王书祥谁不清楚，几届班子想提拔你当个后勤副院长，还不是你没有那个本事。可现在什么是本事，有了钱就是本事，你本事再大没有钱一事无成。你哪来的钱？无非是凭着办公室的职能多报销一些锁事杂费，凭那能买官，只不过生活比一般人好一些，买上一条烟报销两条；吃上一顿饭是一百元你报上一百二十元；什么个打印费零三八五你多报销些，都是一些小东小西，你能捞多少钱？再说，凭德性你也比我好不了多少，我在外边吃的喝的玩的，缺了德性。可你凭这十多年的办公室主任，升工资、调动工作，晋升职称，办些小恩小惠的事，你也乱捞钱，乱同女护士抱呀睡呀，也说不上什么好德性。还有你那半肚子的墨水那就更不用提了，写个报告，就是那么几十个字，你不是错别字多，便是语句接连不上，让人读起来总是像食物堵塞喉咙一样。你说我不行，嘿嘿，你还不如我。那天咱们就是为了写一个申请报告，咱们还在书记那里给咱评了理，说你报告共有 30 个字，可就有十几个错字，说我没把字写好，结果各打 50 大板，你能比我高多少？今天你竟在几位大学生面前顶撞我黄春牛的事，让我人前难为，好！咱们走着瞧！他

想着，把烟一根接一根地吸着，嘴干燥难受，他大口大口喝了两杯水，在办公室低着头，想了想，回过头把半根烟狠狠地插在烟灰缸里，你王书祥算什么东西？我上任的那会儿，几个领导提出把你换掉，可我怕惹你，继续让你当办公室主任，你有恩不报反为仇。你不就是知道我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来要挟我。不过我不怕，我也知道你摸狗偷鸡的事，想得他抱着头，不想了，不想了，凡事糊涂为好，凡事糊涂为好。虽然他说心想不想了，但此事并不以为他不想就停止了，他脑子又浮现了很多。人常说，不吃空柿子心不凉。因为他做了，他良心不允许他做的事，他尽管不想那样去想，不由他，事情总是在脑子里像挖心一样不停地浮现。办公室主任、司机、财务会计这么几个人，是当今当官必须处理好的人，这三个人若处理不好，什么好事都会出现，什么坏事也会让你倒台。这三个人究竟怎么样，他时时刻刻都会正确分析，都会正确地运用，都会正确处理。算了，就这样先凑合着，边走边看。

四位大学生没有同王书祥说什么，便把从卫生局开的介绍信给了王书祥，就离开了。他们四人第一天就见到这种不寻常的场面，那种毕业后的狂热劲已消失到九霄云外，那种强烈的渴望已飘飘而去。

上班的第四天骨科办公室里李尚德、高伟、吉兰叶、韦爱芳他们心情十分沉重，一切像水浇头一样凉透了他们的心。停了好一会儿，李尚德灰心丧气地说：“怎么样？那种狂热劲，已结冰了吧！”

高伟也灰心地说：“唉，真是不吃梨，就不知道梨子的味道。学校与实际生活太遥远了，今后还不知会怎么样？”